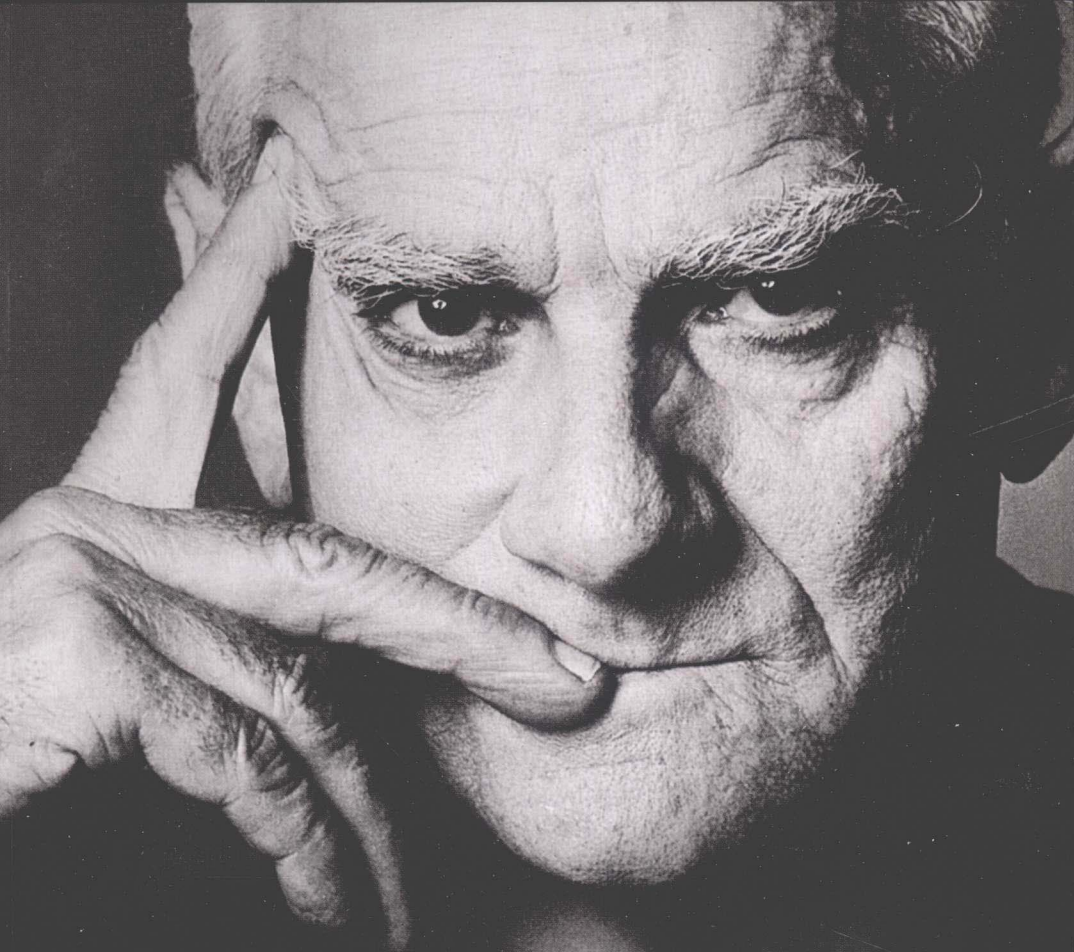




不由自主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吕同六 魏金枝 译

莫拉维亚作品
Alberto Moravia

书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J546.45

13

L 不由自主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吕同六 魏怡 译

'automa

莫拉维亚作品
Alberto Moravi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由自主／(意)莫拉维亚(Moravia, A.)著;吕同六,
魏怡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
(莫拉维亚作品)
ISBN 978-7-5447-1087-9

I. 不… II. ①莫… ②吕… ③魏… III. 短篇小说-作品
集-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744 号

L'automa by Alberto Moravia
Copyright © RCS Libri S. p. A. - Milan
Bompiani 196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CS Libri S. p. A.
through Bardoni-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52 号

书 名	不由自主
作 者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译 者	吕同六 魏怡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Gruppo Editoriale Fabbri, Bompiani, Sonzogno, Etas S. p. A., Milano, Italia,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91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87-9
定 价	2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魏怡

一九六零年,莫拉维亚出版了小说《苦闷》,并且获得了次年的意大利维亚雷乔文学奖(Premio Viareggio)。这部小说标志着他在写作重心上的转变,也就是将目光从罗马下层人民的生存状况,重新投向他所熟悉的资产阶级社会。

一九六二年,蓬皮亚尼出版社(Bompiani)将莫拉维亚已经在《晚邮报》上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标题为“不由自主”。这是作家以异化为主题出版的三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东西就是东西》(Una cosa è una cosa,1967)和《天堂》(Il paradiso,1970)。

在《不由自主》这部小说集中,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绞尽脑汁或者铤而走险的小人物,而是有着富裕的生活,令人羡慕的职业,美满的家庭的资产阶级。然而,在华丽的外表下面,却隐藏着内心的空虚与扭曲。

莫拉维亚以洗练而流畅的笔调,朴实而又确切的语言,几乎是在喋喋不休地描绘着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的意大利社会。经过战后十几年的建设,战争的创伤已经修复,物质生活变得殷实富足。然而,经济上的富有并没有伴随着精神上的幸福。相反地,优越的物质文明使得人类成为了物质的奴隶,和贪婪的消费者。他们不再是物质的主宰,而是变成了它们的附属品。甚至可以说,人变成了他所拥有的众多机器中的一台,也像机器那样在外力的驱使下做着机械的运动,因此显得如此无奈和不由自主。

这种异化的受害者,首先是人类本身,因为它导致了其内心的失衡,也是各种精神问题的根源:烦恼与苦闷在不经意间到来,而且无法捉摸,因此也就无从医治。比如《三面镜》中的男主人公。在妻子看来,他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年轻人,他细腻、谨慎、严肃、心理平衡、智慧、有教养,而且年轻、英俊,家庭富有,同时还受到同事的尊敬和重视。然而,一天早上,当他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却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甚至希望可爱的儿子不要像自己。对于这种反感,钟爱他的妻子的解释是他对自己不够满意,而他却说:“就好像我和自己之间存在一种欺骗,或者说我以欺骗的手法一直在不断地欺骗我自己。我对自己的反感,近似于我们对那些受利益的驱使,或者出于某种不明的理由,在我们面前装作不是他自己的人的反感。但是,我对这种欺骗一无所知,我可以感觉到它,仅此而已,它漂浮在空气里,如同一种气味,可更多的我就讲不出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造成人类的异化,而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人内心的分裂与扭曲。这一点正是人类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典型的特征,是优越的物质生活所无法治愈的精神伤痛。

与此同时,这样的心理状态也导致人无法与他所生存的社会,以及社会的其他个体之间建立起一种真实和直接的关系。于是,美丽富有的女主人公会在发现一个逃犯之后不去告发他,而是卖弄自己的财富甚至是肉体,希望得到他的注意;新婚夫妇会在蜜月里觉得彼此是陌生人,甚至

彼此产生厌恶；已婚夫妇之间会产生莫名的猜忌；丈夫会追踪一位美妙的“陌生”妇人，而最终发现那就是自己的妻子，等等，等等。

从表面上看，人类所遭受的这一切精神折磨毫无来由。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让我们来看一看小说《贵妇人》中，身无分文的年轻人罗伦佐与腰缠万贯的贵妇人之间的这一段对话：

“……要知道，金钱不只充斥你周围的一切，而且渗透了你的心灵。”
(罗伦佐)

“我的心灵整个被腻死人的愁闷占据了。”(贵妇人)

“在你看来，这愁闷是什么东西呢？金钱，除了金钱，再也没有别的了。”(罗伦佐)

这位因为百无聊赖而叫来年轻人与她做伴的贵妇人，其实只是莫拉维亚笔下众多生活富足而精神空虚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让我们再看看《在家里》中那位姑娘，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决定将自己嫁给一个外省来的富裕青年，而金钱上的优势并不能弥补他在其他所有方面的不足，使他变得可爱一些。难怪莫拉维亚会提出，金钱和性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重要动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莫拉维亚曾经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叙事文学作品。然而，赋予他最多创作灵感，令他始终不能割舍的，还是那个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众多变迁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生活在其中，并且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形象，尤其是那些永远处于彷徨与思索当中，却无法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真实关系的知识分子。

目 录

粗心的女人	魏 怡	译 (1)
海上约会	魏 怡	译 (7)
贵妇人	吕同六	译 (13)
逃脱	魏 怡	译 (21)
嫉妒的小女人	魏 怡	译 (27)
偶像	魏 怡	译 (34)
不由自主	吕同六	译 (40)
账单	吕同六	译 (46)
三面镜	魏 怡	译 (54)
在家里	魏 怡	译 (60)
在异乡	魏 怡	译 (66)
蜜月旅行	吕同六	译 (72)
神秘的客人	魏 怡	译 (78)
你睡觉了	魏 怡	译 (84)
正在张望的男人	魏 怡	译 (90)
重演	魏 怡	译 (97)
苦恼	魏 怡	译 (103)
愤世嫉俗的人	魏 怡	译 (109)
言语与夜晚	魏 怡	译 (115)

梦幻	吕同六	译 (120)
发生罪行的房子	魏 怡	译 (127)
文盲	魏 怡	译 (134)
房间与街道	吕同六	译 (140)
美丽的爱情	魏 怡	译 (146)
出于嫉妒的玩笑	吕同六	译 (152)
问题	魏 怡	译 (159)
言语	魏 怡	译 (165)
不做什么	魏 怡	译 (170)
你不觉得好点了吗?	魏 怡	译 (175)
消磨时光	魏 怡	译 (181)
尺寸	魏 怡	译 (187)
一同失眠	魏 怡	译 (193)
好吧	魏 怡	译 (199)
物品	魏 怡	译 (205)
夜晚,在睡眠中	魏 怡	译 (212)
诗人与医生	魏 怡	译 (218)
肿起的脸	魏 怡	译 (224)
一次艳遇	魏 怡	译 (231)
生活是一片原始丛林	魏 怡	译 (237)
用头撞墙	魏 怡	译 (243)
美好的生活	魏 怡	译 (249)

粗心的女人

切齐丽娅夫人的模样，很像是一只身体很小而脑袋硕大，且形状奇怪的外国鸟。她身材矮小，瘦弱，却生着一个大脑袋，隐藏在艳丽彩妆下面的面孔苍白而又紧张，眼睛四周涂了褐色颜料，因此显得很大。她的体内仿佛永远有一股高压电流通过，并在她的举止、尤其是言谈中注入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兴奋而又急促的激情。正如切齐丽娅夫人自己所说的，她绝对无法令自己“全神贯注”；换句话说，她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展示一个最为明显的观点，或描述一件最为简单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想法聚集在一起，如同一群牛虻包围住一匹业已爱发脾气和疲惫不堪的马，让它不得安宁。它们无休止地在她那疲劳的头脑里聚集，强迫她中断刚刚开始的一个话题，转而谈论下一个，却不去深入探讨、甚至都不去展开前一个话题。在她思想的这种飞速旋转和口才的压迫下，切齐丽娅夫人通常以她应当说是异常敏捷而强健的话语，跟随在它们后面尽可能快地奔跑。一直到了某个时刻，她再也无法从纷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于是双手抱着脑袋，痛苦地叫道：“噢，我的头啊……我可怜的脑袋呀！”正像人们所说的，这就是她解开难题的结的特有方法。听她讲话的人自然会大张着嘴，这一下便放弃了刨根问底。

那一天，切齐丽娅夫人有一件绝顶重要的事情要讲给她的朋友索菲

亚听,她也是位夫人,和前者一样,相当年轻和优雅,而且也同样粗心到了极点。然而,切齐丽娅的粗心是因为她有过多的事要讲,索菲亚的粗心却另有原因:她是无话可说,因为惊讶时会抽空她的大脑,甚至截断她的话。她时常会大惊小怪,还没有从一个惊愕中摆脱出来,就又跌进了另一个惊愕里面。所以,切齐丽娅粗心是由于过多的话题;索菲亚粗心却是由于话题的绝对贫乏。

在电话里向女友问过好之后,切齐丽娅以下面这种方式说道:“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我必须对你讲一件绝顶重要的事……不……在电话里不能说……那还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你马上来……来不了?你没有车?……啊,这种汽车总是在修。”随后就是一段关于汽车的那些缺点的既长而又混乱的演说,“我派我的车到你那边去,你愿意吗?……你开自己的车来,这么说它没坏……噢,对不起,我理解成它坏了……噢,我的头,我可怜的头……总之,来,马上来,一刻也别耽搁。”

因此,索菲亚来了。时间刚到下午。然而,切齐丽娅尽管迫不及待地想将那样如此重要的事情讲给朋友听,还是未能避免让她等上几乎三刻钟。恰恰是在那天早晨,她买了一件剪裁和颜色都绝对惊人的室内便服,她希望身着这件崭新而又别致的衣服出现在女友面前,以招来女友那讨人喜欢的惊奇。事实上,当切齐丽娅终于双臂前伸、面孔慌乱地叫喊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你久等了,我知道,原谅我,快说你原谅我了!”跑进屋来时,见到那件难以形容的漂亮别致的衣服,索菲亚突然间忘记了她来要了解的那件如此重要的事,站了起来,开始绕着女友转,一边赞扬她的优雅。与此同时,忙碌而又慌乱的切齐丽娅,弯腰冲着小茶几,热情地将饮料倒进茶杯里,又用小夹子往里面加糖:“你想浓点还是淡点?……几块糖?两块?三块?噢上帝呀,我放了五块……我的脑袋……我可怜的脑袋……这么说你喜欢我这件衣服……谢谢,你真好……你想想看,尤莱已经把它卖给了那位帕罗塔或帕罗多拉夫人,她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

了……那只可怕的鸚鵡……于是我对她说：你对她说，这件衣服我买了……尤莱自然回答说：我不能失去一个顾客……而我反驳说：请放心，请您告诉她是我买的，那位夫人如此爱摆派头，她会高兴我屈尊得知了她的存在，而且只不过是拿走了一件衣服……这样，我就把这件衣服买到了手，而且还订购了一款迪奥尔的服装……知道吗？那是为了参加封斋前的星期二在大饭店举办的庆祝活动。”

可怜的索菲亚已经有三件事情要去思考：晨衣，切齐丽娅对裁缝说的话，以及大饭店的庆祝会。因此，她再一次忘记了切齐丽娅应当告诉她的那件如此重要的事，开始关心起三件事情中的最后一件：庆祝会。那个庆祝会，正像人们所说的，她对于它十分冷淡，认为它不过是为了慈善的目的而在饭馆里举办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舞会。然而，当听到切齐丽娅这个通常情况下十分苛求的人要到那里去，她感到震惊，并且一时间无法自持，仿佛顷刻间脚下没有了土地。她请女友向她解释；切齐丽娅立即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大堆的评价和重视，在所有这些话中，这位听者只抓住了两点使她重新陷入通常的惊愕中的东西：在这个聚会上，一位中东的王室人物好像要来参加，大概是一个阿拉伯亲王或是一位沙赫；还是在这个聚会上，要给京城最漂亮的女人授奖。说到此处，正当索菲亚一直在徒劳地想要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时，切齐丽娅用力在自己脑门上捶了一拳，叫道：“可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是吗，真的，那么说吧？”

“说吧，我忘记了……就是想不起来。”

“努把力吧……”

“不可能……我的确忘记了……我有太多的事需要考虑：那件衣服、那场舞会、沙赫、京城最漂亮的女人……不过，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呀……根本不用举办竞赛……所有人都知道京城最漂亮的女人是乔万娜。”

现在，需要明白切齐丽娅抛出那么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名字，是因为她

坚信，实际上她才是京城里最漂亮的女人，她希望这话由索菲亚来对她说。然而，索菲亚太愚蠢了，无法理解其中的微妙之处，而仅仅是气愤地说：“乔万娜，京城最漂亮的女人？可是她没品位，而且也不年轻了……”

切齐丽娅打断了她的话：“我十分肯定地知道她去洛桑找过一位专家……那位专家把她头发下面的皮切开，然后把整张脸向上拉……她的胸部也做过同样的处理……她从头到脚都被缝过，就像一只足球。”

这一次，索菲亚的惊讶从乔万娜的身材扩展到那位面部外科医生的天才。她们谈论着医生与手术，随后，不知怎么地又从医生过渡到牙医，从牙病到牙齿，一个名叫克拉丽切的女人牙齿可能是假的，因为它们太过美丽，从克拉丽切的牙齿又说到克拉丽切的皮衣，那件衣服看上去至少值五百万里拉，从这个价格，说到那一年流行的又长又肥的皮衣，再说到套袖式大衣。此时，已经是傍晚了，仆人换下放茶具的托盘，取而代之的是银制的鸡尾酒混和器，还有两个酒杯。仆人退出之后，切齐丽娅忽然停止了摇晃加有冰块的饮料，叫道：“等一下……等一下……那件事情就挂在我嘴边。”

“到底是什么事？……告诉我……”

“我应该告诉你的那件事……那件重要的事……等等，给我点提示……”

“可我怎么提示呀？……我不知道……”

“等等……糟糕……刚才就在这里……不，没有用，我的头，噢，我可怜的头。”

她们又聊了起来，说实话，这一次的话题是最为严肃的话题之一：美丽，或者说是一八九零年那个风格的长内裤。那一年，法国的裁缝们想要推销这种内裤，以此来代替业已成为古董的连衫裤。切齐丽娅固执地支持长内裤，索菲亚则为短内裤而据理力争，她的固执劲丝毫不逊于切齐丽娅。索菲亚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不过如果她深究一下便会发现，她喜

欢短内裤只是因为切齐丽娅喜欢长的：纯粹的对立精神。事实上，正如古代悲剧中的决斗一样，决斗的双方最后会互换佩剑，索菲亚突然间转而支持长内裤，而切齐丽娅则开始捍卫短内裤。两位朋友一同大笑起来，随后索菲亚看看腕上的手表，一跃而起，叫道：“太迟啦……罗贝尔托在等着我呢……人家请我们去吃晚饭……谢谢你亲爱的……我度过了一个真正美好的下午……再见亲爱的……我们电话联系吧。”她们来到客厅里，在这里做的第一件就是反复的拥抱和亲吻。然后，她们开始谈论索菲亚应邀要去吃的那顿饭，要不是切齐丽娅突然间大叫起来，谁也不知道这段对话会把她们带到哪里去。

“到底！”

“到底什么？”

“我想起来该跟你说的这件事了……那件重要的事……不过亲爱的，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你的丈夫是妮依的情人。”

现在，要知道索菲亚结婚才刚两个月。这一次，她的惊愕非常巨大，又合乎情理。她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说：“不可能。”

“看你说的。”切齐丽娅用与这个话题的重要性相当的速度讲述道，索菲亚的丈夫罗贝尔托被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看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和妮依一同坐在车里，正在亲吻她。切齐丽娅因为激动而兴奋，又补充说，这种事情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妮依的情人众多，甚至为法布里齐奥生下一个孩子……于是，正如人们采用那种借助一根系在门上的线来拔牙的简单方法时所做的那样，为了解除牙齿的疼痛，需要一位殷勤的朋友在头上打一拳。丈夫背叛所引起的惊奇，被妮依的孩子这件事情所带来的第二次诧异驱散了：“别跟我说——”索菲亚叫道，“法布里齐奥的一个孩子……”切齐丽娅对一切了如指掌，妮依去生产的那家佛罗伦萨诊所，新生儿的性别，体重，姓名。她正如此这般地讲着，大门开了，奥拉齐奥，切齐丽娅的丈夫，走了进来。这是个简单而粗暴的男人，说话不多。他并没有

说那么多客气话,就把可怜的索菲亚请出门外,两位朋友隔着门缝互相抛出最后一个吻。随后,索菲亚带着一颗由于那天下午受了那么多惊吓而破碎不堪的心走下了楼梯,钻进了自己的汽车,双眼紧闭地瘫软在座位上。

后来,回到家里,丈夫问她如何度过那个下午。索菲亚正坐在梳妆台镜子前为出席晚宴而梳妆打扮,她回答说:“我去了切齐丽娅家……一个的确宁静的下午……而且最妙的是她告诉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把它忘记了……确实想不起来了。”

“让我们来看看……是件什么事情?”

“不可能。”索菲亚用决定性的、甚至有些恼怒的腔调说,“我把它忘记了,你用你惯用的那种不健康的好奇心千方百计想了解它也是没有用的……别折磨我啦,求求你……我的头疼得厉害……可我忘了,毫无办法。”

海上约会

他们将汽车停在一棵松树的树荫里,这里由一圈灌木围成了一小块空地,随后他们穿过一个个沙丘,朝海边走去。妻子在塞尔吉奥的前面,欢快地在灼热的沙子上跑着,塞尔吉奥提着装着午餐的书包以及浴衣跟在后面,和她隔开了一段距离。顷刻间,她就消失在沙丘的后面。塞尔吉奥见她如此高兴,自己也就满意地跟着她,他很肯定,等他走到沙丘顶端的时候,就会看见她已在海水中嬉戏。然而,当他在沙丘上张望时,却发现妻子停在那里,而海滩上并非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空无一人。有一队人,仿佛是半裸的渔夫,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姿势十分尴尬地站在插在沙土上的几根树枝前。在这些树枝间,可以看见某种白色的东西。

塞尔吉奥慢慢地走上前去,来到那些树枝近前,问妻子:“怎么回事?”

“一个死人。”她不满地回答。

塞尔吉奥看了看。在炽热的阳光下业已枯萎的枝条,向裹在被单里的一具长长的躯体垂下干枯的头。这令他联想到博物馆里的那些埃及石棺,被单遮住了死者的脸庞,却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他从头到脚的轮廓:可以猜测出他的双膝,交叉在胸前的双臂,还有后仰的下巴。被单外面只露出他褐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年轻,而且仍旧有生机。“他大概淹死有一个小时了,”那位身穿军装的宪兵上士说,一边摘下帽子擦去汗水,“不知

道他是谁……没有任何证件。”塞尔吉奥向死者投了最后一瞥后,就和妻子一起向大海走去。

他看着她垂着双臂、晒着肚子,慢慢地在浅水里行走,脸上带着不悦的表情,几道仿佛被灼热的太阳晒得沸腾的微浪迎面而来。这是他们这一年第一次游泳,克拉拉皮肤白皙,这种白冰冷而坚硬,塞尔吉奥知道,这种白很快会变成通红,却永远不会由白转黑。她的身材并不是很匀称,胯部窄小而双腿短胖,肩膀纤弱而脑袋硕大。无论如何,在她的身体上一定程度地反应出她那冷酷、封闭和多疑的性格。塞尔吉奥满怀爱恋地笑笑,在她后面跳下水,去和她会合。但是,他踏着沙质的海底向前跑时,双脚被一团水藻绊住了,他跌倒在她身上,把她也弄倒了。她立即起身,粗鲁地说:“我可不喜欢在海里开玩笑。”“对不起,我绊住了。”塞尔吉奥说。“请你不要再这样了。”妻子最后说。塞尔吉奥快快不乐地看着她走远了。他们结婚才仅仅六个月,但这婚姻并不幸福,他们合不来;不过,塞尔吉奥将这种固执的不和谐归因于共同生活刚刚开始,而且每天都希望能够驱除它。

他们一声不吭地一起游着,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而且情绪不佳。骄阳似火,海水又热又浅,仿佛是盆汤。尽管如此,从海中望去,滨海之处的风景是很美的,它一望无际,朝一侧放眼望去,能够一直看见远处一座古代瞭望塔的影子,另一侧则曲曲弯弯地伏在覆盖着树林的岩石质海岸下面。酷热使地平线处笼罩着因为沙土和炎热而扬起的尘土,因而变得昏暗起来;黄色的沙丘上长着的松树都消失在这股像云雾一样的尘土中。“的确很美。不是吗?”塞尔吉奥突然说,以便打破沉寂。“我觉得恐怖。”妻子干巴巴地回答。“是你想要来这里的呀。”“你想说什么?我弄错了,仅此而已……不过,这并不能排除这个地点根本不美。”塞尔吉奥泄气地闭上嘴。他明白,无论他说什么,妻子都会说他错了。

他们终于从海里出来,走到海滩上他们堆放衣服的地方。那里距死

人很近。海滩现在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和树枝下的死人。渔夫们和宪兵上士已经爬上沙丘离开了这里。

克拉拉直直地站在沙滩上，带着挑剔的神情擦干她的双臂和双腿。塞尔吉奥说：“能不能往那边走一点……地方那么大……我们离一个死人这么近。”

她扔掉毛巾生硬地说：“我不讨厌死人。”

“可是却讨厌活人。”塞尔吉奥大胆地说。

妻子苛刻地说道：“为什么你总是要吵架？……我们在海边，让我们享受大海……不，先生，你总应该丢开各种问题……可你现在想要逼我对你说你令我厌恶。”

“我希望你说的是反话。”塞尔吉奥失望地说。

“不错，是的，的确如此……你让我感到厌恶……当你由于喜欢反驳我而和我唱反调时，比任何死人都令我厌恶……现在你满意了吧？”

如此的恶言恶语令塞尔吉奥大为吃惊，他闭上了嘴。克拉拉脸朝下趴在地上，扯下胸罩和游泳裤，将赤裸的肚子和胸部埋进滚烫的沙子里。她刚刚将自己安顿好，就用不耐烦的声音问：“可是，现在几点了？”

“她为什么说：可是，现在几点了？而不是：几点了？”塞尔吉奥暗中吃惊地想。“十一点。”他回答。“不可能。”她立即粗暴地说。塞尔吉奥一声不吭，只是将带着手表的手腕伸到她鼻子底下。她说：“好吧，好吧。”声音中几乎含着痛苦。塞尔吉奥又一次感到惊诧。

树枝下的死人令塞尔吉奥感到厌恶。他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欲望，想要走到那根树枝那边去扯开裹着死人的床单。树枝的下面似乎比别的地方更热，能够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震动，就好像是尸体腐败发出的最初的气味的震动。塞尔吉奥想到了爬满在尸体上相互战斗的绿色和金色的苍蝇；他恶心地颤抖了一下。他突然愤怒地说道：“可是，总之，能不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距离那个死人这么近？”